

馮驥才的兩次回信



人與事 姚振發

在這新舊年度交替之際，人們希望抒發一下心中的所想。於是，人群湧向廣場大廈，里弄街巷，爆竹煙花此起彼落，時時閃爍燦爛天空，像是提前慶祝傳統春節來臨。對這久違的景象，議論紛紛，讚嘆興奮、失望反對、無奈隨意，莫衷一是。於是，有媒體不失時機地登出了馮驥才的舊作《禁炮不如限炮》，為這場重歸的鞭炮話題，無疑加了一把冬天裏的火。

讓人們記憶猶新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禁炮令」在一些城市的蔓延，曾經引發一場有關禁炮的大討論。馮驥才文章的中心意思，反對一禁了之，倡導在最大限度減少鞭炮的有害因素同時，保留住這千年傳統文化和最具特色的民族年俗。他感嘆：「倘若中國人過年感受不到年意和年味，那將是最大的失落！」「年文化真正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寶貴財富。但這財富是否在被我們自命為「現代文明人」一點點地葬送掉？」當然，他也不是一味地主張無序放開，而是要加強管理，對於鞭炮做一些明文規定，最大限度減少有害因素。文章對傳統春節年俗的讚美，對古老民族文化的熱愛，溢於

言表。筆者贊同馮文的觀點，心有戚戚矣。一九九八年，寫了一篇名為《紅雨》的小稿發表在《錢江晚報》上，也是談放鞭炮的。那是虎年前的除夕之夜，闕別了三年的禁令，暫時叫停，有限開放，人們興高采烈地放鞭炮，竄天煙花響徹長空。當年初一早上我起來時，滿眼都是爆竹崩裂的紙屑，煙花散發的碎片，撒滿在五針松的針葉間，飄浮在綠鬱鬱的小葱盆底，降落在絳紅色的南天竺枝頭……像一頂頂紅色桂冠戴在春姑娘頭上，一夜造成了一場紛紛揚揚「紅雨」，其驚喜和開心，讓我情不自禁地像是回到了童年，彷彿不是長了一歲，而是年輕了十歲二十歲。

興奮之餘，我把刊載《紅雨》的這張報紙，冒昧地寄給了馮驥才。他有多忙啊，哪裏會顧到我的這篇小文，我根本不求回覆，只是想表達一點心意而已。不久，卻收到了他的親筆回信：「我從京歸來，見來信大作，知我者振發也，知振發者我也。」熱情洋溢，真心畢露，讓我受寵若驚。他在信中還告訴我：大概還會再寫一篇文章給《文匯

報》。此前，還要等《文匯報》發兩篇反方的文章。有了反方，才好再往深裏說。信中娓娓而談，像是和我談家常那麼隨意，親切信任。這就是我把他的回信，當作珍貴文物保留至今的緣由，一晃，已逝去二十四年矣。

其實，我和馮驥才僅是一面之緣，並無深交。只是在一九九二年，我參加了一次在寧波舉行的《馮驥才敬鄉畫展》，寫過一些報道。此後也聯繫不多，但這根紐帶卻一直延續下來，才有了後來的故事。馮驥才雖然出生在天津，寧波卻是他爺爺、父親生活過的地方，五歲時才由他爺爺帶着一家由甬入津。在畫展上，他說：「回故鄉辦畫展，原先是想償還故鄉的感情，而回到故鄉時，故鄉所給予我的熱情，卻使對故鄉欠了更多的情。」「剛才主人介紹我的許多頭銜都是無用的，我是一個寧波人的兒子和孫子。」當我們作為家鄉報紙的記者，請他為讀者寫下贈言時，他一揮而就「有福最是浙江人！」

在文壇和天津，都稱馮驥才為大馮。這個「大」，既親切又隨意，名副其實，一點

也不誇張。他不僅個兒大，他的創作量也巨大。他是多面手，小說、散文、書畫和尋根民間文化等許多領域，無不涉足，碩果纍纍，毋庸多說。然而他的架子卻不大，而且是格外平易近人，謙遜隨和。一個大作家如此對待一個普通編輯，也實在是少有的。我從事編輯工作多年，為了約稿，不知給多少名家賢達寫過信，打過電話，但像大馮這樣親切熱情的，卻是很少遇到的。記得有一次，我給他寫信約稿，心中也往往是廣種薄收，名家的稿子歷來一信難求，並不抱太大希望。想不到，大馮卻認真真真給我寫了回信：「最近我因身體不適，住院檢查身體，醫生囑我暫勿過度勞累。待我休養一陣子，我會主動寫文章，並把這件事牢記在心。」他這種回音，讓我溫暖好久，牢記在心。我想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信任，也是對報紙媒體的尊重。他為文學寶庫奉獻了不盡的燦爛珠玉，付出的心血無可估量，正是他自己所說的：「一本書就像一個個潮頭，一頁頁書就像一片片浪花，書上的字便是一顆顆晶瑩的水珠。」在此遙祝他老而彌堅，芳華不減；健筆凌雲，再創高峰！

冬夜，與舒伯特相伴



黛西札記 李夢

季節不同，聽音樂的心境也不同。春天，離不開莫扎特；夏天，要留給孟德爾遜；秋水長空的景色裏，最好能聽聽拉赫曼尼諾夫的交響曲，而冬天於我，一定屬於舒伯特。

香港大學繆思樂季（HKU MUSE）今年迎來十周年，為慶祝，請來一眾世界知名音樂家訪港演出，英國知名鋼琴家李維斯（Paul Lewis）便是其中之一。暮冬初春的二月，李維斯將在港大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一連兩晚演出六首舒伯特鋼琴奏鳴曲。這實在是讓筆者激動不已的消息，因為我與舒伯特鋼琴奏鳴曲的緣分，恰是十一年前初到香港時某個初冬的傍晚，在維港畔文化中心聽過的李維斯全舒伯特曲目獨奏會。

十多年過去，當晚的曲目已記

不清了，只記得獨奏會結束後，步出音樂廳，在維港邊長椅上獨自坐了許久，回味方才旋律高低起落的玄妙與意味深長。在那之前，舒伯特於我而言，常常是甜美有餘（因其眾多膾炙人口的藝術歌曲）而深沉不足，而那場音樂會不啻為我打開聆聽舒伯特的一扇新窗，讓我明白這位畢生追求浪漫主義的奧地利作曲家之所以偉大，不單在於他的天資與高產，更在於他深藏於旋律之中、對於生命中晦暗與苦澀的深思，恰如李維斯之形容，「宛若漆黑天幕上的數點星光」。

十一年前初見之後，我與李維斯又數度在香港見面，聽這位奧地利著名鋼琴家布倫德爾（Alfred Brendel）的得意門生談論鑽研及演奏樂曲的心得。與他的老師一樣，李維斯自出道以來，一直深耕德奧曲目，登台演出或灌錄唱片的選曲，不外是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的鋼琴作品。他常年與 Harmonia Mundi 廠牌合作，錄音不算太多，每一張都是精雕細琢。相較於老一輩鋼琴家布倫德爾詮釋德奧曲目注重嚴謹和理性的風格，李維斯更為看重旋律流動綿延的美感。曾有音樂家形容演奏舒伯特的鋼琴奏鳴曲「宛若在林間漫步」，李維斯的詮釋恰如此說。他對於踏瓣的巧妙運用，他在樂句之間的鋪排，他對於旋律情緒張弛的拿捏，常常予聽眾驚喜。樂音氤氳朦朧，宛若在雪霽初晴的林間漫步，呼吸間盡是爽冽與清香。

且待下月，那個有舒伯特相伴的靜寂冬夜。



▲Paul Lewis新近推出的舒伯特鋼琴奏鳴曲專輯。 作者供圖

國泰電影院



文化什錦 陸小鹿

在上海淮海中路散步時，看到一張巨大的廣告牌海報。一半是黑白圖片，上寫：「昨日霞飛，國泰大戲院」；一半是彩色圖片，上寫：「今天淮海，國泰電影院」。

了解上海灘的朋友們都知道，如今的淮海路，從前叫做「霞飛路」；如今的國泰電影院，即是從前的國泰大戲院。

民國影視劇中，國泰大戲院是一個出場次數很多的場所，因為創立於一九三二年的國泰大戲院在當時是上海灘最大的電影院，經常上映英美影片。時髦的情侶常相約國泰看《殘花復艷》《野性的呼喚》《翠堤春曉》……戲裏，地下情報人員亦常常約在國泰門口碰頭、交換情報，因為國泰地處淮海中路和茂名南路的交通要道，來往人多，越是熱鬧之處越安全。電視劇《隱秘而偉大》中，夏處長就常和沈青禾約在國泰裏邊看《卡薩布蘭卡》

邊交換情報。在描寫民國生活的文學作品中，亦常見國泰的身影。張愛玲在小說《心經》裏提到許小寒曾和爸爸一起去國泰看電影，被同學誤以為是陪男朋友在看電影。魯迅亦留下微雪夜，同許廣平攜子海嬰去國泰大戲院觀《仲夏夜之夢》的日記。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金宇澄在《繁花》裏說，國泰在那時屬於上海灘頭輪電影院，內有冷氣（兩、三輪電影院均以紙扇消暑）。因此每有新片上映，觀眾就浩浩蕩蕩，連夜排隊買票，隊伍一直延伸到錦江飯店的走廊。

如今，國泰電影院已褪下高級電影院的面紗，票價與其他電影院相當，普通百姓也能消費得起。紫醬紅的泰山磚，白色的嵌縫，典型的歐式建築風格，立面中央雕刻着「CATHAY」，讓國泰電影院一眼就與周邊新式建築區別開來。去年夏天，國泰電影院暫停營業，啟動影院設施的更新升級。等待全面換新的國泰重新開業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去買票，去看看這位九十多歲「老人」的新面目。

不可逾越的興都庫什山



英倫漫話 江恆

哈里的新書《備胎》（Spare）有如引爆核彈，除了與王室公開決裂，他在書中透露於阿富汗服役期間曾殺死二十五人，更掀起軒然大波。

曾二度派往阿富汗擔任阿帕奇直升機副駕駛員的哈里在書中這樣說：「這不是一個讓我充滿自豪的統計數字，但也沒有讓我感到羞愧……當我發現自己陷入戰鬥的熱浪和混亂時，我並沒有把那二十五個人當成人，而是應該從棋盤上移除的棋子。」就是這句冷冰冰的「棋子」，喚起阿富汗人痛苦的記憶，英國夥同西方聯軍曾在阿富汗大肆殺戮，視人命如草芥，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

去年七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角鏡》節目披露過一項調查，根據數百頁軍事行動紀錄，包括二〇一〇年十多次突襲行動的報告，駐阿富汗的英國陸軍特種空勤團（SAS）人員多次在可疑情況下殺害俘虜和手無寸鐵的人，甚至還開展「殺人競賽」，其中一支中隊可能在為期六個月的行動中非法殺害了五十四人。據說當時英軍使用了「栽贓嫁禍」的伎倆，他們事前故意丟下一些手榴彈或步槍，等到夜間便採取入戶突襲，若有阿富汗人拿出這些撿來的武器時，他們便毫不留情地將其射殺，以此偽造他們是正當自衛的證據。但根據彈道專家分析，雙方可能根本沒有交火，意味着阿富汗人並不具備威脅，卻遭到行刑式處決。

儘管調查機構提供了鐵一般的事實，但英國國防部矢口否認，聲稱找不到英軍在阿富汗犯下刑事罪行的證據。此次哈里在書中親口承認殺人，並且冷血地以「棋子」來形容人命，無異於不打自招，也難怪有英軍將領第一時間譴責他不負責任，可能讓在海外服役的英國軍人招致阿富汗人的報復。在阿富汗人看來，哈里是「高高在上的殺人犯」，如果回顧英國曾經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喀布爾流傳的「人血管裏流着惡毒的英國血」的俗語顯得無比貼切。

歷史上英國曾經三次入侵阿富汗，但每一次都以失敗告終。一八三九年英國為抗衡沙俄勢力首次入侵阿富汗，迅



▲興都庫什山脈，東西向橫貫阿富汗。

資料圖片

速佔領喀布爾並扶持起傀儡政權，由於不堪忍受英國人的欺辱和壓迫，兩年後阿富汗人揭竿而起將侵略者趕走，數千名英軍撤退時幾乎全軍覆沒。一八七八年英國捲土重來再度入侵阿富汗，遭到當地人的激烈反抗，最終落得相同的結局。一九一九年隨着阿富汗的解放運動和廢除與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呼聲不斷高漲，英國再次入侵阿富汗，但阿富汗依靠各部族武裝和廣大民眾的支持，勝利擊敗英軍，令英國被迫承認阿富汗獨立。英國人因此感嘆，阿富汗是一座「帝國墳場」。

英國歷史學家威廉·達爾林普爾撰寫的《王的歸程：阿富汗戰記》，無疑是描述第一次英阿戰爭最經典的著作。他在書中說，戰爭對英國人而言，就是一場徹底的慘敗，使得大英帝國的顏面掃地，除了損兵折將，也見證了阿富汗人的驍勇。對阿富汗人來說，雖然他們派系林立，通常只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協同合作，但打敗英國人已成為從外國侵略中獲得解放的象徵，標誌着阿富汗人拒絕再一次被任何外國列強奴役的堅定意志。書中提到阿富汗人對英軍的印象：「西方軍隊以喪盡天良、匱乏騎士精神的基本價值觀，尤其對平民傷亡漠不關心而著稱」，以至於作者感慨道，「英國人被描述成詭詐多端、暴虐無道、蹂躪女性的恐怖分子，料想不到阿富汗人竟以這種方式看待我們」，他認為英國是敗於蒙昧。

另外一部講述英阿戰爭的《無規則的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視野更為宏大，作者是阿富汗裔美國作家

安薩利，書中指出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世界強權紛紛加入戰爭，這是一場沒有規則的遊戲，它本身與阿富汗問題無關。他坦言，在阿富汗，西方式的民主沒有植根的土壤，若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阿富汗人將無法生存。這也是為什麼多次外族入侵，哪怕是強國，都無法徹底征服阿富汗的原因。「外國勢力原本覺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這把瓷壺，沒想到瓷壺破裂，他們的手裏只剩下一個把手。」他在書中寫道，各大帝國妄自尊大與自以為是，在阿富汗人民的頑強抗擊下，入侵者碰得頭破血流，興都庫什山脈成了英國殖民者不可逾越的障礙。

專注阿富汗事務的BBC記者阿特拉菲認為，儘管英國人在阿富汗三次戰敗，但他們並沒有永遠離開，看看他們都做了什麼事，就明白了大英帝國何以成為「萬惡之源」：有傳說英國間諜假扮阿訶，誤導虔誠的信徒，還有英國間諜裝作算命先生，以及祭台背後藏着財寶，四周的乞丐其實都是保安等等。在阿富汗人心裏，英國人仍然藏在陰影中，這或許解釋了阿富汗人為何對哈里如此憎恨。

正如阿富汗官員回應說，西方佔領阿富汗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可憎的時刻，哈里的言論代表阿富汗在佔領軍手中遭受創傷的縮影，他們在不承擔任何責任的情況下殺害無辜。「我不指望（國際刑事法院）會傳喚你，或者人權活動家會譴責你，因為在你的問題上他們都是聾子和瞎子。但希望這些暴行在人類歷史中被銘記。」



彩蝶錦簇庭園

中環IFC商場以花開蝶舞為靈感，即日起至二月五日在一樓中庭設置「彩蝶錦簇庭園」新春花藝裝置。該裝置還設兩大互動元素——「迎金蝶喜」數碼祝賀互動體驗、「彩蝶迎春」Instagram限時動態濾鏡，讓大眾與摯親分享新春喜悅。

中新社



市井萬象